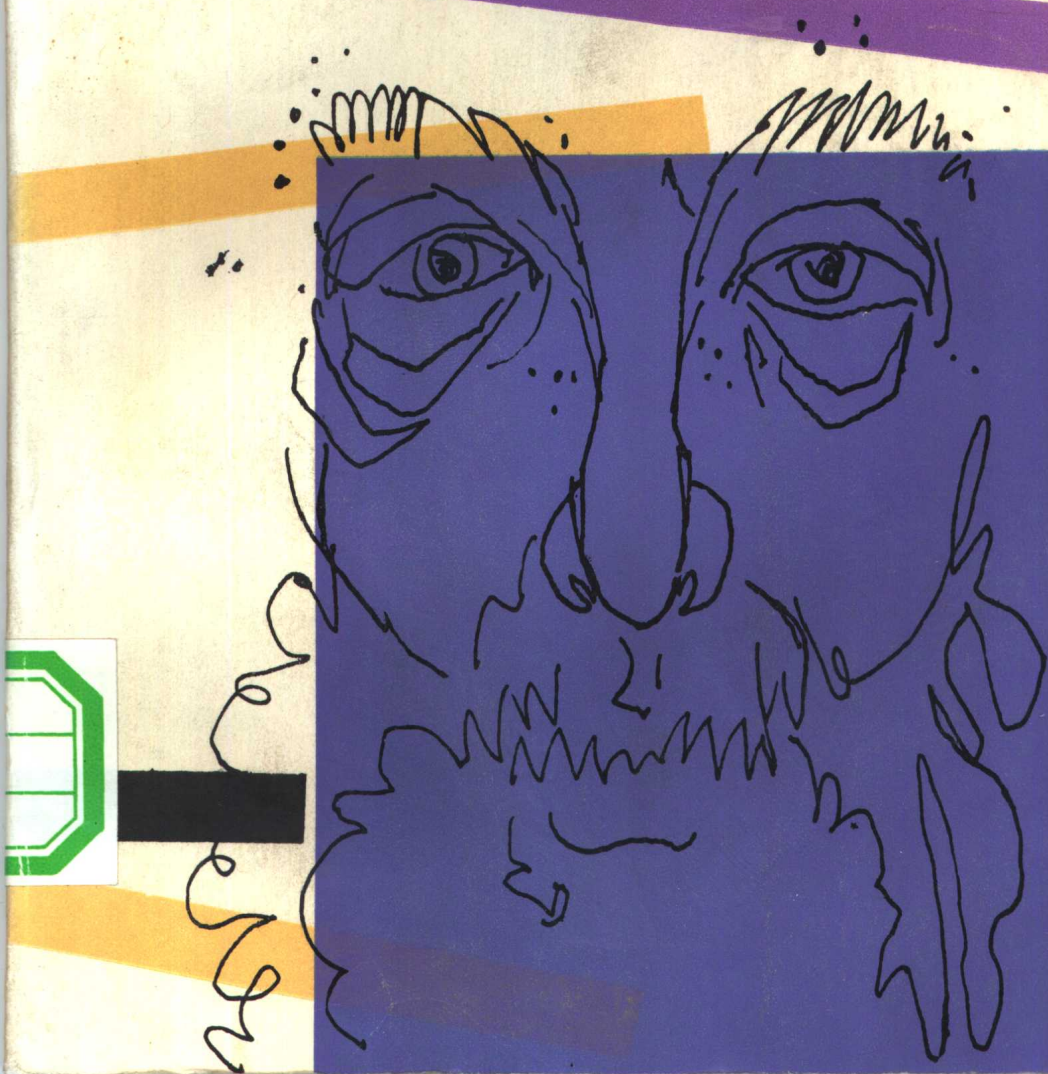


孟 伟 哉

访问失踪者

FANGWEN SHIZONGZHE





2 036 9519 9

孟 伟 哉

访 问 失 踪 者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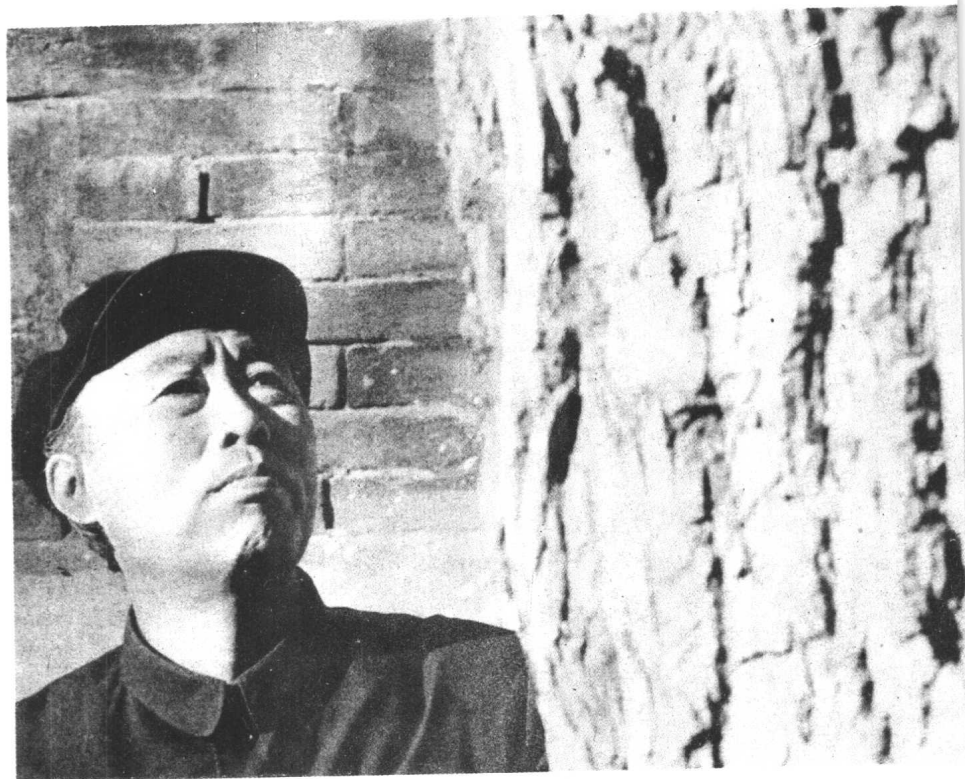
访问失踪者

孟伟哉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50×1168毫米 1/32 9 3/8印张 10插页 232,000字 印数：1—35,500 1983年4月第1版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49 定价：1.20元



孟伟哉 (1982)

60172/05



学出版社

号 电报挂号 2192

记

将《访问失踪者》单独
是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中篇《黎明湖》以及

孟伟哉一九五二年于朝鲜前线

沈从文编在一起。我
这样做，是希望这个集子在内容上能较丰富一
些，在形式上也较多样一些，让读者
较为集中地看到战火^里流过一些怎样
的思绪，在阅读时也可以有以调剂和送
别。

陈理同志是一位研究科幻小说的大学生。
他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评介我的
《访问失踪者》。我把他的文章放在集中，作
为这部书篇的代序，作为友谊的纪念。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星海桃源何处觅 (代序)

——介绍我国第一部

长篇乌托邦 SF

《访问失踪者》 陈 珏 3

访问失踪者 (第一卷) 6

中篇小说

黎明潮 113

短篇和微型小说

这样的一个人 199

一匹马 212

司令员和白髯翁 218

走 火 223

老榆树和四季海棠 226

儿子的梦最美 234

握手三景 247

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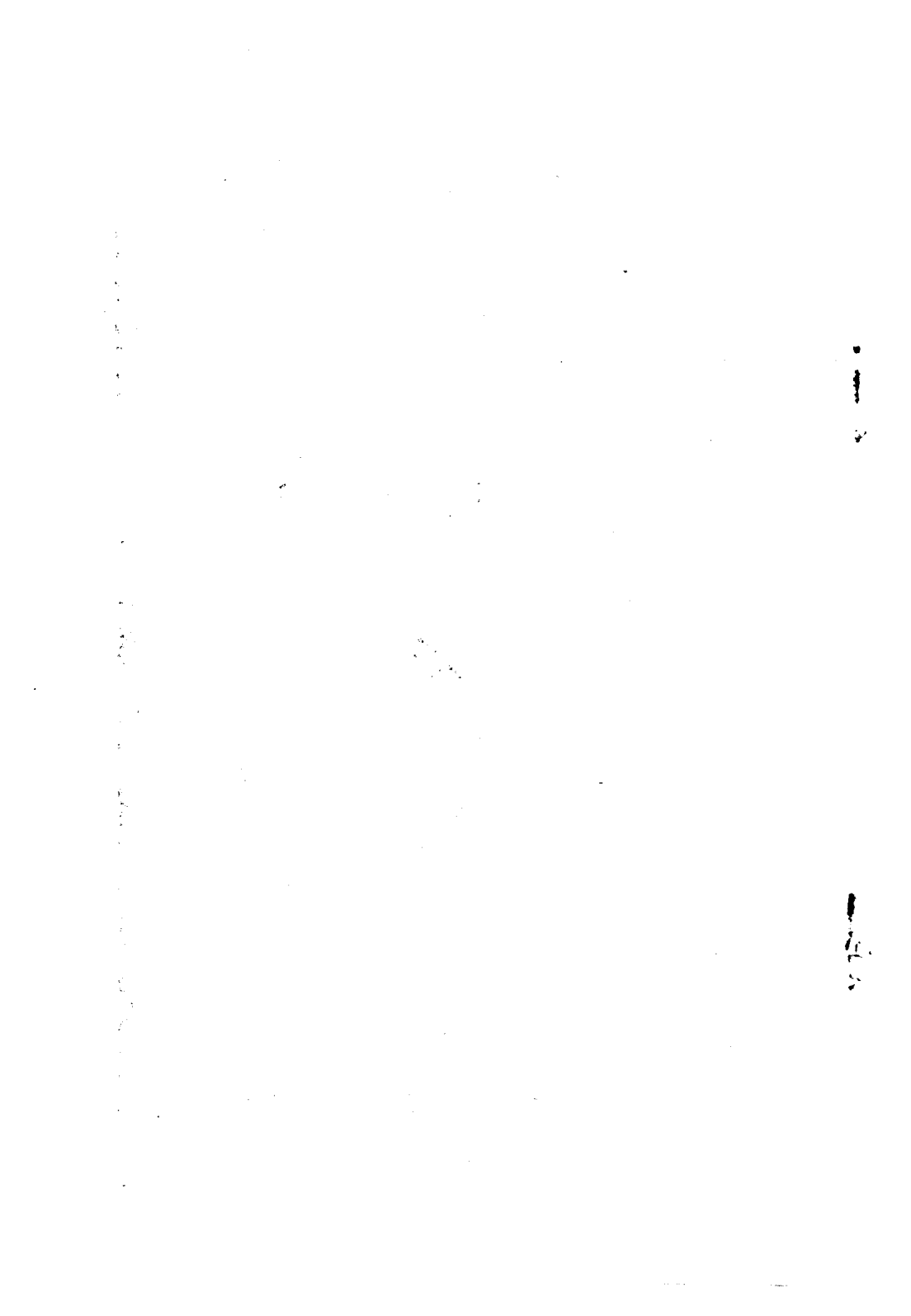
爹妈的心 253

博士和他的母亲	257
小米是大米的什么?	260
童 心	263
行星聚会和旋风	266
种 瓜	274
老教授的奖赏	276
妻 子	285
女友的秘诀	287
无 题 (手记)	289

后 记	296
-----	-----

长 篇 小 说





星海桃源何处觅（代序）

——介绍我国第一部长篇乌托邦SF《访问失踪者》

著名作家孟伟哉的新作《访问失踪者》是我国第一部长篇“乌托邦”SF（科幻）小说。“乌托邦SF”系当代国际SF的一大经典题材，名著如林；其文学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·莫尔的《乌托邦》，乃至我国古典文学中陶潜的《桃花源记》、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等等佳作名篇，可谓源远流长。《访问失踪者》与以上作品既有承袭关系，又有不同特色，很值得从比较文学角度，进行探讨和研究。

《访问失踪者》属于“冒险史”SF样式，故事发生在二〇二六年的中国。作家以记者身份出现，去采访九名神秘的失踪者。他们是将军和交警、喜剧导演和哲学讲师、青年画家还有业余体育运动员；当然，也少不了个别人类的渣滓。九人都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次日同时失踪，乘上“外星人”的“飞碟”（UFO），开始“宇宙航行”，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奇遇之后，重返地球。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斯日之中国，沧桑巨变，早已摆脱了贫穷和落后，步入了美妙的未来“乌托邦（理想）社会”，与过去“四人帮”统治的“反乌托邦（不理想）社会”相比，不啻天上人间。但是，作家并没有停留于此，却笔锋飘逸地一转，即以记者采访追记为线索，进一步展示了失踪者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同形形色色的“乌托邦”与“反乌托邦”社会打交道的惊心动魄的探险，让读者随着记者和失踪者一道，如身临其境地参与

这趟“奇妙的旅程”，十分富于SF特有的“神奇之感”。可见：《访问失踪者》的一大特色，是以“乌托邦社会”为中心，兼涉了“宇宙航行”、“外星人”、“飞碟”，以及“奇妙的旅程”等四大国际SF的传统题材。这种创作方法，国外有人称之为“复合SF题材法”，色彩斑斓，生面别开。

作家心目中的“乌托邦”之典范是天外河汉中的松绿星，代表一种升华了的社会美学理想。松绿星上人人平等，总统居然是国家的“最后一个公民”，而不是“第一个公民”；松绿星的居民追求智慧，巡航各大星系，将整个宇宙作为他们的实验室，观察各种真善美假恶丑的文明形式的盛衰沉浮；松绿星的战士酷爱和平，即使受到凶恶的四臂人的攻击，也只是进行自卫反击；松绿星上没有金钱贪欲，不会发生遗产的争讼；松绿星上的爱情之花纯洁无瑕，令人心向往之；松绿星上生命不老，青春常在；松绿星的字典里找不到“嫉妒”和“仇恨”这类形容丑恶情感的词汇，它们早已得到蒸发和升华。SF创作方法的一大特色是“思维实验”。“松绿星”正是作家孟伟哉借助现代科学的建树，以幻想为媒介，经过脑海的“思维实验”，创造出来的一个东方化的理想彼岸，重新估衡人类的生活，社会之结构，乃至道德标准，审美观念……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乌托邦。与西方SF的乌托邦小说不同，《访问失踪者》里的松绿星与其说脱胎于《圣经》中的伊甸园、《佛经》里的西方乐土，毋宁说是一个东方色彩乌托邦的创新，尽管对于松绿星社会的刻画还有待于进一步丰满，它却为中国SF走革命浪漫主义理想化创作道路，跨出了十分有益的一步。“乌托邦”一词本不带贬意，作者这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灿烂远景，充满了信心。

小说不仅吸取了国际SF的创作手法，而且可以看出对于《格列佛游记》和《镜花缘》等等中外优秀幻想小说名著的借鉴。小说的形象，既都是栩栩如生的现实人物，却又带上了幻想

中的宇宙人的某种理想气质。他们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对于探索我国 SF 如何塑造未来的新人——所谓“宇宙时代的英雄”——形象，提供了初步的经验。此外，以记者采访为线索来结构一部长篇小说，在我国 SF 中间也是新鲜的尝试。

星海桃源何处觅？是《镜花缘》里君子国式的天外奇境松绿星吗？又是又不是。作家笔下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已是一个“乌托邦”的社会了，而失踪者们又带回了天外更高级的“乌托邦”的信息，中国又将升华到更为完善的“乌托邦”境界。地球和中国，也将成为松绿星——我认为这才是作家巧妙地结构整个奇异故事的宏旨所在。

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《访问失踪者》也是如此。它与整个中国 SF 一样，仍还比较年轻。国外六十年代以后，著名的文学家“客串”写作 SF 的现象十分普遍。我国文学作家创作 SF 小说则才刚刚开始，鄂华、张笑天等都写过 SF，《访问失踪者》作为文学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 SF，第一卷刚刚连载完，我们热切地希望作家能把这部小说写下去，向世界科幻高峰进军。

陈 珏

一九八一年，上海

访问失踪者(第一卷)

第 一 章

公元二〇二六年初夏。

某日，凌晨三点，我们的主笔给我一个有线电话——因为是夜晚，电话是接到我们夫妻的寝室里的，他没有使用显像电话——叫我一早起床之后，不必上编辑部，径去中国科学院宇宙研究中心进行采访，写一篇特稿，供我们的刊物《可爱的中国》下一期用。

我问：

“采访什么人？”

主笔回答我：

“几个失踪的人。”

我们的主笔是个幽默家。他这种回答，使我好笑，使我怀疑他跟我开玩笑，他真正要谈的也许是另外一件事。

“主笔同志！”我说，“失踪的人不就是消失了的人吗？怎么访问？我是不相信魂灵说的。”

主笔在电话里嘻嘻笑着，说：

“先生！妙处就在这里。失踪者已经失踪五十年了，他们的失踪案在公安部里一直是一个谜。不过，现在，那些案卷怕已被

蛀虫吃掉了。哈哈，去吧！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祝你成功！”

“谢谢您给了我一个谜。”

“不！一切都是事实。”主笔说，“我打搅了你们。请向你的妻子表示我的歉意。”

我妻子觉轻，电话一来她就醒了，一直在旁听着。这时，她拢拢她那蓬松美丽的银发，接过电话听筒，微笑着对我们主笔说：

“主笔同志！您向我致歉，那么您的夫人呢？您没有打搅她？”

“我的老伴控制系统很好，”主笔总是那么幽默，“她睡得很香。”

“那么，天亮之后，请您替我问候她。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妻子放下电话，我问她：

“你能猜出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妻子向我摇摇头，表示她猜不出。

主笔与其说给了我一个任务，不如说给了我一个谜，引起我急于揭开谜底的兴趣。

因此，一早起来，盥洗完毕，吃过早餐，带上全套的采访用具，上到我们八十层公寓的宽阔的楼顶平台，找到我那架玫瑰色水仙牌单座直升机，我便升入了空中。

中国科学院宇宙研究中心，设在南口北边一座山峰上。我知道，那里还有该院的一个气象学研究中心，一个航天指挥站。然而我不知道，猜不透，主笔为什么叫我来这里来。莫非失踪的人曾经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？实在想不清楚。

正是上早班时间。北京市的空中有很多直升飞机，正如它的地面有许多小轿车，颜色都极鲜艳。在晨光的沐浴下，直升飞机

象彩羽美丽的鸟儿，小汽车似盛开的花朵。地面上，交通指挥是自动化的，秩序井然；空中，每架飞机上都有避免碰撞的自动装置，虽然纵横交错，却很安全。

我很快飞临宇宙研究中心上空。本来，我可以直接降落在山顶小广场上，可是，因为我很欣赏这座宏伟的科学宫的从山脚到山顶的雄壮的条石台阶，想练练腿脚，我便绕了两圈，选择地形，降落在山下的一片青草地上。

你到过南京吗？看到过中山陵吗？噢，宇宙宫的这些台阶，比紫金山那些台阶，可要壮观得多。这些台阶总共一百五十级，宽达二十五米。台阶两旁，有汉白玉雕花栏杆。而在这些栏杆之间，又顺序地立着几十个英俊豪迈的男女青年的石雕像。人们很熟悉这些人物的形象和姓名，他们是我国的宇航员，有的登上过月球，有的绕火星飞行过，有的在宇宙空间长时间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。他们是那样栩栩如生，各不相同，行走在他们之间，从山下向山上攀登，你会极受鼓舞，而且会受到深深的启示，勇气倍添。

我背着录音机、录像机、无线电传真和通讯机，呼吸着燕山山脉的清新的空气，花了整整二十分钟，才走完这些台阶，通过这个英雄的雕栏。虽说我的身体蛮好，我毕竟已经九十多岁了，这一程，到底使我有点儿气喘。

我正想歇息一下，从辉煌的宇宙宫大门里，走出来一位妇女，使我大为惊讶。

这妇女太奇异，太美了！

她穿一身好像是红色的衣服——是的，说好象，只是说近似；因为，在此以前，我还从没有见过这种颜色。她服装的样式也极为别致——是的，我只能用别致这个词来形容，因为，它是不曾见过的一种式样。例如，她的上衣并不是对襟的，扣子好象在两腋的下方；上衣和裤子好象是连在一起的，而腰间却有某

种束带；另外，这衣服的肩背上，象有一个淡蓝色轻纱似的披肩，又象是半截斗篷。她的鞋也极其新颖、轻巧——是的，我还是只能这样形容；因为，那不是二十世纪西方女人爱穿的钉子似的高跟鞋，也不是五十年前中国妇女时兴的铁锤似的半高跟鞋。怎么讲呢？她好象是踩在一片紫色的花瓣上，而这种花瓣我却从未见，也只是猜想而已。噢，她的头发多么黑多么亮呀！那么自然，那么长，拖到了臀部以下。她的肌肤洁净、细腻、闪光，她的眼睛明亮得象清泉里的珍珠……

我判断不出她的年龄——二十？似乎小了点儿，三十？似乎又大了点儿；二十五？也不对。我没有见过二十五岁这么美丽的妇女，而她的体型身段又绝不象十八九岁。我说不上来，我无能为力。

我研究艺术，我探讨美学，我探索人的美和美好的人的生活，迄今已七十多年。然而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象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产生了幻觉……

“同志！请问，您找谁？”

正在我有些惶惑之际，她，这位迎面走来的妇女，收住脚步，说话了。她说着一口北京话，音色十分圆润动听，只是，吐字比较缓慢。

“很遗憾！”我疑惑地望着她，不知道自己脸上有没有笑容，说，“我恰恰不知道我要找谁。”

她浅浅一笑，眼里闪出几束开心调皮的光：

“那么您来这里做什么呢？走错路了吗？”

“不！”我不晓得该怎样称呼她，“我是记者，我来这里采访。”

“噢，您，是不是从《可爱的中国》文学杂志编辑部来？”她讲话的时候似乎另有一种美，那长长的睫毛和整齐的牙齿，在柔和的阳光照耀下，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

我有些惊异，反问她：

“是的，我是从《可爱的中国》编辑部来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她无声地愉快地笑笑：

“我接到了通知。我特地来接您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令我想到她是宇宙宫的一个工作人员。而想到这一点，我又觉得，虽说如今是二十一世纪，她这身装束和发型也太时髦了。我问：

“这么说，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？”

她又一笑，神情是开心的：

“暂时还不是。我是失踪者。”

“你？失踪者？”

她笑而不语地点点头。于是，她那长长的黑发，象波浪似的飘动了起来。

她大概看出了我的诧异之情，问道：

“您，不相信吗？”

“是的。总的说来，到此刻为止，这是一连串问题而不是明确的结论。不过，见到你我很荣幸！”我同她握手，又问，“就你自己吗？”

“不，还有几位。我们分了工。首先由我接待您。他们都被别人约走了。”

“请原谅！请你首先告诉我：你们曾失踪在什么地方？我实在莫名其妙哩！”

“我理解您的问题。”她做一个优雅的手势，叫我跟着走，“我的服装，我的面相，我的一切，都叫您感到怪——”

“坦率讲，是奇异。”

“是啊！奇异这个词我几乎忘却了呢！”她象轻风似地走着，边走边讲，“我们曾经离开地球，失踪在外太空。我的服装还没有换。前天傍晚刚刚着陆。宇宙研究中心正在替我们裁制我们中国